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方龄贵 著

**Mongolian Expressions
in Yuan and Ming Dramas**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方龄贵 著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MONGOLIAN EXPRESSIONS IN YUAN AND MING DRAMAS

Fang Ling-Gui

Hanyu Da Cidian Chubanshe
(The Chinese Dictionary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1991

沪新登字118号

责任编辑 徐文堪

封面设计 英长海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方龄贵 主编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新华路 200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5 插页 4 字数 290,000

1991 年 10 月第 1 版 199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4,000

ISBN 7-5432-0042-2/H·35 定价: 8.50 元

序

从“五四运动”开始，被诟为“引车卖浆者流”所喜闻乐见的戏曲小说做为课程登上了最高学府的讲坛以来，最为教者、学者和读者感到困扰的是那些作品里的方言俗语，尤其是以借入汉语里的以蒙古语为主的字、词、语、句的音译、义译和音义相间的诠释；更遑论还夹杂着契丹、女真和域外的梵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以及其他尚待探索的语种了。

对于这个难解的课题有很多学者注意到过，如：王静安（国维，1877—1927）^①、顾羨季（随，1897—1960）^②、任中敏（讷，1897—）^③、周炳垣（貽白，1900—1977）^④、贺昌群（1905—1973）^⑤诸先生，但是全都未能较多地解决实质性问题，他们有的提出问题，有的是对于一些词语的来源进行爬梳，然而都不曾做为专题集中研讨，或撰著专书公开刊布。有之，则大都以元代杂剧和散曲的方言、俗语、谣谚、歇后、唇典以及语言游戏之类的词义诠释为主。当然，也的确在近四十年来有一批专书先后问世，如：张相的《诗词曲语辞汇释》^⑥、徐嘉瑞的《金元戏曲方言

① 见：《宋元戏曲考》第十二章《元剧之文章》，1920。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② 见：《元明残剧八种》，《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1937。北京燕京大学版。

③ 见：《散曲丛刊》第十三种《中原音韵作词十法疏证》，1931。上海中华书局版。

④ 见：《中国戏曲中之蒙古语》，《文章》创刊号，1946。上海《文章》杂志社版。

⑤ 见：《元曲概论》第四章《元曲的渊源及其与蒙古语的关系》，1933。上海商务印书馆《国学小丛书》版。

⑥ 1963，上海中华书局第一版。

考》^⑦、朱居易的《元剧俗语方言例释》^⑧、王骥的《诗词曲语辞例释》^⑨、顾学颉共王学奇合著的《元曲释词》^⑩、龙潜庵的《宋元语言词典》^⑪等。这些专书都收入了一些蒙语借字，但为数寥寥，也不占全书的统治地位。有的居然出现常识性的错误。如释“兀良”为“衬词或话搭头，无义。”而实际是蒙语 UzaraI，意云“天哪”。又如谓“牙不”为“蒙古语‘走’的意思。”然所举例句则为“牙不约儿赤”，而“牙不”是词根，“牙不约而赤”才是蒙语 ob ohor 的词儿正型，意云“即刻”，释者自相矛盾可见，举其一隅可以反三矣。

今年二月二十八日是亡友戴望舒兄御月的四十周年祭。众所周知，他是诗人，法国文学和西班牙文学的翻译家。但是很少有人了解他在我国古典文学的戏曲和小说的研究上有着精湛的造诣，尤其是他在《谈元曲的蒙古方言》^⑫一文里闪烁出无比的卓识光芒。望舒的这种卓识在当时不见得会引起人们的重视，然而，它却给方龄贵兄很大的启发^⑬，居然在治史之暇，成此巨著，其功力之厚，学识之博，考辨之精，我的钦敬远非语言所能抒发，如果说的话，那就是简单的两个字“必传”。

龄贵兄这部三十万言的巨著在成稿之后竟致“面世靡期，索教无从”，有途穷之叹。我曾与日友田中谦二兄话及，又共台湾省王秋桂教授函商，询以能否支持版行。在还没有接获最后信息之际，欣悉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决定刊布的音讯，深深地服

⑦ 1948，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⑧ 1956，上海商务印书馆版。

⑨ 1980，北京中华书局版。

⑩ 1933，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⑪ 1985，上海辞书出版社版。

⑫ 见：戴望舒著、吴晓铃编《小说戏曲论集》页87—90，1958。北京作家出版社版。

⑬ 请参阅本书。

膺他们的慧眼，同时也深深地感激他们的不计经济效益毅然接受的卓识。

绥中吴晓铃于一九九〇年
八月九日在京华宣南之双
桥书屋，时年七十有六。

目次

序

吴晓铃 1

1. 把都儿.....	2	24. 撒袋.....	102
2. 虎儿赤.....	11	25. 石包五赤.....	104
3. 虎刺孩.....	12	26. 岸答.....	110
4. 搭襖.....	15	27. 腾屹里.....	113
5. 站 站赤.....	16	28. 打刺不花.....	115
6. 撒敦.....	23	29. 五速.....	118
7. 窝脱.....	24	30. 袄刺.....	120
8. 撒和.....	29	31. 必答 必答奴.....	122
9. 那颜.....	35	32. 土实.....	123
10. 五裂篋迭.....	37	33. 答纳.....	124
11. 铁里温.....	40	34. 阿斤堆.....	134
12. 必赤赤.....	42	35. 民安.....	137
13. 兀刺赤.....	46	36. 火牙儿.....	139
14. 卜儿赤.....	52	37. 哈茶儿.....	140
15. 抹邻.....	55	38. 阿妈萨.....	141
16. 可罕.....	57	39. 一来.....	143
17. 哈敦.....	66	40. 也麦.....	144
18. 米罕.....	69	41. 赤.....	145
19. 倒刺.....	70	42. 哈刺.....	146
20. 怯薛.....	80	43. 五都魂.....	147
21. 火里赤.....	90	44. 合里乌.....	148
22. 弩杜花赤.....	93	45. 虎刺.....	150
23. 弩门 速门.....	99	46. 失刺温.....	152

47. 秃鲁哥·····	153	77. 阿堵兀赤·····	231
48. 兀刺·····	156	78. 帖各·····	233
49. 哈喇·····	157	79. 兀该·····	234
50. 达干·····	160	80. 约儿只·····	235
51. 台吉·····	175	81. 必·····	236
52. 把酥·····	177	82. 哈撒·····	237
53. 搭连·····	178	83. 把撒·····	239
54. 火敦恼儿·····	180	84. 扫兀·····	239
55. 撩摺儿·····	182	85. 锁陀八·····	242
56. 撒八·····	183	86. 孛知·····	243
57. 哈刺扑哈·····	184	87. 哈哩·····	244
58. 帖儿各·····	187	88. 苦温·····	245
59. 枯涂·····	188	89. 卯兀·····	246
60. 秃喇哈·····	190	90. 备·····	250
61. 拨必只·····	193	91. 额薛·····	251
62. 那可儿·····	194	92. 客勒·····	251
63. 茶合·····	195	93. 莎可·····	255
64. 蒙古儿·····	196	94. 牙不·····	256
65. 倚的·····	200	95. 粘汉·····	258
66. 额多额·····	201	96. 哈刺赤·····	267
67. 兀堵儿·····	203	97. 温都赤·····	269
68. 马失·····	204	98. 速胡赤·····	271
69. 阔亦填·····	205	99. 奴海赤·····	272
70. 乞塔·····	206	100. 伏以·····	274
71. 阿哈·····	212	101. 撒叭赤·····	274
72. 撒银·····	215	102. 歪刺骨·····	275
73. 打刺苏·····	220	103. 首思·····	280
74. 米讷·····	224	104. 火不思·····	284
75. 悟·····	225	105. 怯烈思·····	288
76. 蒙豁·····	226	106. 克刺张·····	291

107. 罍罍	296	114. 卯儿姑	342
108. 狮蛮 闾狮蛮	314	后记	351
109. 倘兀歹	320	注释	353
110. 胡同	322	引用和参考书目	382
111. 库鲁干	326	词目索引	406
112. 扎撒	329	英文提要	415
113. 把势	335		

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

元明戏曲中有一些契丹、女真、蒙古和波斯、阿拉伯语，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其中最多的还是蒙古语。元朝以蒙族入主中国近百年，蒙古人在明代也仍然有其影响，⁽¹⁾所以，在元明戏曲中保存有蒙古语，这原是不难理解的。四十多年前，偶读《元曲选》，写了一篇《元剧里所见的几个蒙古语》，发表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八日昆明《民意日报》副刊《读书》第一九期，文中检出把都儿、窝脱、虎儿赤、牙不约儿赤、打刺酥、搭襁等几个蒙古语，并作了考释。当时所见殊未广，考证也很粗浅。近年各家在辑录金元戏曲的方言俗语中，也涉及一些蒙古语，可是，关于明代戏曲中的蒙古语，说到的不多。最近，为着寻检和元代有关的社会经济史料，随便翻了几种元明戏曲书，发现其中不大为人注意的蒙古语竟出人意外的多。从前任讷先生曾有“今日展玩元曲，每苦于所有当时方言不能尽解，因而减兴”⁽²⁾的慨叹。其实，蒙古语的难解更较方言为甚。读元明戏曲而不懂其中的蒙古语，往往不免隔膜，有时连剧情、文义也难以弄清。因就所得元明戏曲的若干蒙古语，略加排比考证，写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一文，以油印本提交一九八一年八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中国蒙古史学会第三届年会，并于同年十二月在《民族学报》第一期正式发表，其中收录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八十七事。⁽³⁾文章刊出后，多承各方面的师友关心，或以有关资料相告，或远道复制有关文献见惠，或更嘱有以续为辑补，种种盛意可感。旋又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续篇》，刊于《民族学报》一九八二年第二期，增收元明

戏曲中的蒙古语十八事，主要见于前此无从寓目的《奢摩他室曲丛》所收朱有燬《诚斋乐府》中的《桃源景》剧。嗣在《文学遗产》（季刊）一九八四年第三期发表的《读曲札记》一文中，又复检出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二事。后获读时贤论“胡同”、“把式”等蒙古语考证之文，颇受启发，个人亦翻检续有所得，因又成《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拾遗》，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六事，在《云南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八年第一期发表。综上所考，参以新增“卯儿姑”一条，共得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计百十四事。兹重加编排修订，都为一书，名曰《元明戏曲中的蒙古语》，仍抒所见，以就正于研究历史、语言和元明戏曲等方面的海内外同道。

1. 把 都 儿

元马致远《汉宫秋》剧三折番王白：“我想来人也死了，枉与汉朝结下这般仇隙，都是毛延寿那厮搬弄出来的。把都儿！将毛延寿拿下，解送汉朝处治，我依旧与汉朝结合，永为甥舅，却不是好。”⁽⁴⁾把都儿也作巴都儿。元郑德辉《老君堂》剧楔子高熊白：“巴都儿来报大王呼唤，不知有何将令，小学生跑一遭去。”还有的时候作把都。阙名撰《苏武牧羊记》戏文第六出大鞑子白：“咱是边关一把都，鼻高眼大口含糊。”⁽⁵⁾

这是一个人们所熟知的蒙古语。把都儿、巴都儿、把都乃是同语异译，义训为勇士、健儿、英雄。汉文记载中，最早著录此语的是彭大雅写的《黑鞑事略》，其文云：“有过则杀之，谓之按答奚，不杀则罚充八都鲁军。”原注：“犹汉之死士。”又：“武酋健奴，自鸠为伍，专在主将之左右，谓之八都鲁军，曩攻河西、女真诸国，驱其人而攻其城。”《元史》卷九九《兵志》宿卫·四怯薛：“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卷一六二《刘国杰

传》：“赐号霸都，国杰行第二，因呼之曰刘二霸都而不名，霸都，华言敢勇之士也。”又《宋史》卷四一二《孟珙传》：“回鹘爱里八都鲁帅壮士百余，老稚百一十五人，马二百六十四马来降，翔飞鹞军，改爱里名艾忠孝，充总辖，乞补以官。”这里，八都鲁显然是称号。《元史》卷一二三《拜延八都鲁传》也如此作。此外，亦作拔都儿，⁽⁶⁾拔都鲁，⁽⁷⁾八都儿，⁽⁸⁾八秃儿，⁽⁹⁾拔都，⁽¹⁰⁾八都。⁽¹¹⁾郑麟趾《高丽史》中也见有此语，作拔都儿，拔都，⁽¹²⁾又作八都儿，⁽¹³⁾亦作波豆儿，⁽¹⁴⁾均与元明戏曲中的把都儿、巴都儿、把都同语。

关于此语的释义，屡见于元人著作中。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八《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左丞相忠武史公家传》：“枣阳之役，城小而坚，主帅忿其攻久不拔，命径乘其城，公率冯、程二拔都先诸将登。”原注：“国朝语谓勇猛士曰拔都。”柳贯《柳待制文集》卷一〇《承直郎管领拔都儿民户总管伍公墓碑铭并序》：“高安伍氏著籍于其县之仁南乡上泉里者，实自豫章临江。再徙以来，至管领拔都儿民户总管，讳先辅，始峣然称大家，望其里中矣。拔都儿，汉言健儿。”黄潜《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五《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赠推恩效力定远功臣光禄大夫大司徒柱国追封齐国公谥武宣刘公神道碑》：“昔在世祖皇帝，有名将曰刘公，赐号霸都。霸都者，言其勇敢无敌也。公在群从中次居第二，自朝廷搢绅之士，下至闾巷庸夫孺子，共称之曰刘二霸都云。”又许有壬《至正集》卷四八《刘平章神道碑》：“公讳国杰，字国宝。……赐名霸都，国语骁勇称也。……己丑，广东盗出没，搃其吭，夷其栅，焚其积聚，歼其酋閹曾廖萧严，凿山刊路，搜括殆尽，枢臣请屯官符，上曰：‘卿等忘刘二霸都邪？’”马祖常《石田先生文集》卷一四《敕赐太师秦王佐命元勋之碑》：“武宗自和林入纘大统，锡名曰把都儿，拜吏部尚书。把都儿，国语雄武也。”同卷《太师太平王定策元勋之碑》：“癸未，兵复集，我军列白浮，行伍

立如植木，敌不敢犯。至夜，又命撒敦出其后，南向；八都儿脱脱木儿出其前，北向，鼓噪大呼，吹铜角，杂人马声，彼营军不知计，又皆夜相射，旦乃西走。八都儿者，华言猛士也。”张弘范《张淮阳集》卷首所收王磐撰《大元故银青荣禄大夫平章政事武烈张公神道碑铭》：“主帅上其功，改亳州万户，仍赐以拔都之号。拔都者，国朝译语骁勇无敌之美名也。”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四《淮阳献武王庙堂之碑》：“忠武王之事宪宗皇帝，尝赐名曰拔突，拔突者，国语勇敢无敌之名也，于是上又以赐王为名云。”苏天爵编《元文类》卷六五所收元明善《河南行省左丞相高公神道碑》：“成宗登极，改福建行省平章，赐玉带，号拔都鲁，夏言冠军也。”余不悉举。

还有，此语并见于西域史料。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二部第四节《算端回师后哈迷尔的遭遇》说：“有天，伦底正在宴请一群愚民和歹徒，这时把阿秃儿(bahādurs)把他们的旗子插在城头，就在那群人用完他们的早餐前，他们已给他们准备了报复的晚餐。”英译者波伊勒注云：“这个词尚存于今蒙语bātor之形中。比较Ulan Bator(乌兰巴托)‘红色英雄’，外蒙首都库伦(Urga)的今名。”⁽¹⁵⁾又波斯史家拉施特《史集》第二卷《成吉思汗的儿子拖雷汗之子蒙哥合罕纪》：“据说，有一次，[还]在[他]创业之初，[成吉思汗]教训儿子们时为进行比较，从箭筒中抽出一支箭给他们说：‘[把它]折断吧’！[那支箭]不费力地被折断了，接着给了[他们]两支箭，也轻易地折断了。就这样他不断增加[箭数]，一直达到十支。[这时]甚至军中的大力士和把阿秃儿(Бахадурь)们也无法把它们折断”。俄译者注：“把阿秃儿，即‘勇士’，‘壮士’——由于军功而授予个别人的衔号。”⁽¹⁶⁾

查《元朝秘史》第一二四节：把阿都儿，旁译“勇士”，第四五

节：把阿秃儿，旁译同，第一九二节：把阿秃惕，旁译“勇士每”，第四三节：把阿秃^𠵹仑，旁译“勇士的”，第七〇节：把阿秃^𠵹里，旁译“勇士行”，第一七〇节：把阿秃的，旁译“勇士每行”。《元史语解》卷九人名门：“巴图尔，勇也。卷一百七作拔都儿，又作八都儿，系宗室诸王，卷一作拔都鲁，卷四作拔突儿，又作拔都，卷十四作八都儿，卷六十五作八都儿子，卷一百八作八朵儿，卷一百十八作八都鲁，卷一百十九作霸都鲁，非一人，并改”。⁽¹⁷⁾《华夷译语》人物门：勇士作“把阿秃儿”；所谓丙种本《华夷译语》中的《鞑靼馆译语》⁽¹⁸⁾人物门：勇士作“把秃儿”；明郭造卿《卢龙塞略》卷一九译部·译上·品职门：“勇士曰把阿秃儿”；明慎懋赏《四夷广记》鞑靼译语·人类类：好汉作“把都”；包培编木卡迪玛特阿勒阿塔布《蒙古语辞典》⁽¹⁹⁾第115页：bādur，突厥语作 bahadur，英雄；第433页附录《伊本木罕纳蒙古语汇》：⁽²⁰⁾ bahadur，勇士；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²¹⁾第1058页：baratur，英雄，战士，英勇的，有胆量的，勇敢的，勇士；日本偕行社出版铃江万太郎、下永宪次著《蒙古语大辞典》⁽²²⁾第784页：bagator（俗音 baator），勇士，英雄，bogatočin，bogator eme，勇妇，烈女；莱兴《蒙英辞典》⁽²³⁾第68页：baratur，英雄，武士，英雄的，无畏的，英勇的，勇敢的；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²⁴⁾第416页：bagatur，英雄，勇士，英雄人物；日本小泽重男、莲见治雄编译的《现代蒙英日辞典》⁽²⁵⁾第50页：Baatar，英雄，英雄的，勇敢的。

应该注意的是前举《元史·兵志》中有“又名忠勇之士曰霸都鲁，勇敢无敌之士曰拔突”的话。这里把霸都鲁（即把都儿、巴都儿）和拔突分明加以区别，显非一语，而蒙古语中确也另有 batu 一语，义为坚强的，有力量的，和《元史·兵志》所载拔突的解释相合。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据《郎潜纪闻初笔二笔三

笔》，中华书局一九八四年八月第一版本）卷五有裨实用之国语条，收录有若干满洲语、蒙古语、索伦语、唐古特语。其所收蒙古语有云：“巴图，坚固也。”同此。木卡迪玛特阿勒阿塔布《蒙古语辞典》第113页：batu，坚固的，坚强的；又第433页附录《伊本木罕纳蒙古语汇》：batu，强大的，坚硬的；柯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辞典》第1070页：batu，坚固，不屈不挠，加强，又第1071页：batuqan，稍强，稍有力，batuda，坚定地，坚强地，batuq-aqu，肯定，使坚信；偕行社《蒙古语大辞典》第792页：bato，坚固的，结实的，batohan，略结实，batoda，坚固地，又第793页：batohaho，使坚固；莱兴《蒙英辞典》第91页：batu，坚定的，坚强的，固定的，可靠的，忠诚的，真诚的，高尚的；内蒙古大学蒙古语文研究室编《蒙汉辞典》第428页：batu，牢固的，坚固的，结实的，稳固的，可靠的，巩固的，坚定的；小泽重男等编译《现代蒙英日辞典》第69页：Bat 强固的，坚固的，坚强的；均即此语。有名的宗王拔都，即金帐汗国的建立者，在西方著录中，作 Batu，⁽²⁶⁾ Bati，⁽²⁷⁾ 或 Baatu，⁽²⁸⁾ 也应当来源于此语。

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汉译把都儿（以及其他与此相当的汉译）和把都（以及其他与此相当的汉译）到底是否同语的汉译？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从前夏德(F. Hirth)以为《元史》里的拔都就是拔都儿之省，⁽²⁹⁾ 而白鸟库吉在《高丽史中所见的蒙古语之解释》中斥其非是。⁽³⁰⁾ 今按把都儿(或如《元史》中的拔都儿、霸都鲁)、把都(或如《元史》中的拔突、拔都、霸都)自是二语，可是将把都儿省略为把都，在《元史》和元明戏曲中都是不乏其例的。《元史》卷一三一《完者都传》：“江南平，入见，帝顾谓侍臣曰：‘真壮士也’。因赐名拔都儿。”卷一三三复出《完者拔都传》：“江南归附，入见，赐号拔都儿”。据程钜夫《雪楼集》卷六《林国武宣公神道碑》，此人盖以完者都为名而有拔都儿之号，称完者都拔都，

可证此处拔都就是拔都儿的省称。又前举《元史·刘国杰传》载国杰有霸都的称号，作刘二霸都，《金华黄先生文集》、《至正集》并同，唯《柳待制文集》卷八《刘二拔都儿谥武宣》以刘二拔都儿称国杰，云：“故湖广等处行中省平章政事刘二拔都儿，早参行伍，洞识枢机”。从而可知《元史》卷九九《兵志》镇戍所载：“成宗元贞元年七月，枢密院官奏：‘刘二拔都儿言，初鄂州省安置军马之时，南面止是潭州等处，后得广西海外四州、八番洞蛮等地，疆界阔远，阙少戍军，复增四万人。今将元属本省四翼万户军分出，军力减少。臣等谓刘二拔都儿之言有理，……’从之。”所指就是同一个人。又《元史》卷一五〇《郝和尚拔都传》：“郝和尚拔都，太原人，以小字行。……（子）天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而卷一七四《郝天挺传》则说：“父和上拔都鲁，太宗、宪宗之世，多著武功。”其称号一作拔都，一作拔都鲁。又《元史》卷九五《食货志》岁赐·勋臣有：“阿朮鲁拔都：五户丝，壬子年，查大名等处三百一十户。延祐六年，实有三百一户，计丝一百二十斤。”卷一二三《月里麻思传》：“岁戊戌，又同阿朮鲁拔都儿充达鲁花赤，破南宿州。”其称号一作拔都，一作拔都儿，按均即《元史》卷一二三有传之阿朮鲁，也可能就是《元朝秘史》第二〇二节九十五千户之一阿只乃。还有，《元朝秘史》中凡有把阿秃儿、把阿都儿称号的人，在《圣武亲征录》中几乎毫无例外地写作拔都（旧本多讹作拔相，此据何秋涛及诸家校），说明把都儿和把都是相通的。在元明戏曲中也如此。明汤显祖《邯郸梦记》剧十一折末白：“把都们，一齐杀过关南转西，以擒唐将。”同剧十五折莽白：“把都儿们，孩儿怎了也。”明沈鲸《蛟绡记》剧十六出净白：“叫把都每传令：前军先发，后军一路打围。”二十三出丑白：“把都儿，与我斟酒者。”《苏武牧羊记》戏文三出外净白：“把都儿！”而六出大鞞子白：“咱是边关一把都，鼻高眼大口含糊。”已见前